

## 第一章 再不那麼活

臨近冬至，京城裡風寒如刀，陰沉沉的天鉛雲堆絮，紛紛揚揚的鵝毛雪片落在臉上冰寒入骨，壓得牆角竹枝墜彎，簌簌而落。

沈蔻裹緊了身上銀紅灑金的昭君兜，冒著凜冽風雪急急走向映雪堂。

門口婆子見了她，眼底浮起冷嘲，可此時的沈蔻卻顧不上，只掀起厚重的錦簾進屋。

暖閣裡頭炭盆熏暖，隔著垂落的珠簾軟帳，戚老夫人與兒媳季氏坐在短榻上，兩個人都笑容滿面。

見沈蔻近前行禮問候，戚老夫人笑吟吟抬手，「這大冷天的，外頭還下著雪，妳怎麼來了？快坐吧。」

沈蔻火急火燎趕來，哪有心思坐？她怯怯地抬頭，明澈的眼底藏著忐忑，「聽說穆王爺要回來了，孫女特地來瞧瞧，他——」

「是啊，就是今日回京。」沒等沈蔻說完，戚老夫人已然笑著打斷，說罷，她像是忽然想起什麼，瞥了眼季氏。

季氏會意，起身到旁邊的珍瓏木匣翻了片刻，取出個錦袋，含笑交到沈蔻手上。

「這是前日送回來的。送信的人說，東西送去後王爺拆都沒拆就遞回來了，只說讓妳往後珍重，莫再為難自身。蔻兒，事已至此，咱們也沒法子，不過妳放心，我既認了妳做女兒，定會為妳尋一門稱心如意的親事。」

她說得溫言細語，沈蔻聽在耳中，卻像是被兜頭澆了瓢涼水，頓時如墜冰窖。

沒法子了，另尋親事？從前她們可不是這樣說的。

沈蔻死死捏緊衣袖，心神不寧之際，連聲音都有點顫抖，「是因為顧柔要回來了吧？」

「妳都知道了？」季氏笑意更濃。

怎麼會不知道呢？沈蔻淒然而笑。

今日雖說風雪肆虐，京城裡卻熱鬧得熱火朝天，只因穆王征戰凱旋，班師回朝時還將先前興國公府的千金顧柔也帶了回來。

顧柔可是京城裡出了名的美人兒，是險些被選為穆王妃的人物，哪怕因府中獲罪流放到了邊境，也時常被女眷們掛在嘴邊。

這回穆王率兵退敵，戰事危急時顧家公子戴罪立功，令龍顏大悅，如今顧柔隨軍回京自是萬眾矚目。

方才沈蔻來映雪堂的路上幾乎每個人都在議論，說顧姑娘生得花容月貌又是名門淑女，是穆王爺放在心尖兒上的人，這次既回了京城，想必是顧家的案子有了眉目，要脫罪翻身了，還說穆王爺瞧著鐵石心腸，淡漠陰鷲，原來竟是如此深情，鐵骨柔腸。

是啊，如此情深，卻都是給顧柔的。

髮髻間積著的那層白雪在暖閣裡融化，沿著鬢邊徐徐滑落，就如同淚水一般。

沈蔻垂目，將香囊收入懷中。

那頭季氏已然歸坐，同戚老夫人商量起安頓顧柔的事——顧家雖戴罪立了戰功，

到底罪名尚未洗清，被查封的府邸也還空著，顧柔是戚老夫人的外孫女，又是尚未出閣的閨中千金，回到京城自然要寄住在親戚家，投奔外祖母便是最好的去處。至於戚家，戚老夫人原就有意跟穆王府結親，先前讓季氏收沈蔻做義女，費心為她穿針引線，就是為了攀上穆王。

顧柔能夠回來，戚家自是歡喜至極，而她這義女，顯然已失了用處。

沈蔻默然瞧著上首興高采烈為顧柔前程打算的兩人，想著萬眾矚目的那對男女，再回想穆王對她冷淡疏離的態度，只覺心裡針扎似的疼。

她再也聽不下去，猛地轉過身奔向門外，腳步踉蹌而虛浮。

錦簾掀起，冷冽風雪撲面而來，沈蔻跌跌撞撞地走在甬道，聽著身後僕婦丫鬟的嘲笑議論——

「麻雀終究是麻雀，就是披上了錦繡綾羅，她也變不成鳳凰。這不，表姑娘一回來，這假的就現了原形！」

「可不是，她還真以為能替代表姑娘？」

「作夢呢！穆王爺何等尊貴，豈會瞧上個自甘輕賤的假貨？她除了那張臉有幾分相似，哪裡比得上表姑娘？想趁著正主兒不在死纏著穆王爺，搶走表姑娘的姻緣福氣，當真是又心機又不知廉恥。」

「這是想拿著魚目混成珍珠，癡心妄想呢！」

漫天風雪迷離視線，那些言辭卻清晰地落入耳中，如鋒銳冰寒的利刃扎在沈蔻心上。

向來流言如刀，殺人不見血，卻刀刀割在要害。這還是在她慣常出入的戚家，她義母季氏的眼皮子底下，不知到了外頭，等待她的會是怎樣的議論？

鳩占鵲巢，趁虛而入，寡廉鮮恥，白日作夢……

那些或明或暗的嘲諷，她早已聽過無數次，在顧柔回京後只會變本加厲吧。

沈蔻仰起頭，眼角溢出的淚轉瞬變得冰寒。

暖閣裡帶出來的那點熱意早在漫天風雪中消散，她孤獨地站在白茫茫的庭院，腦海裡浮現男人挺拔的身姿。

穆王江徹，帝王膝下唯一沒成親的皇子，戰功赫赫，龍章鳳姿……

那是她傾心愛慕的男人，曾卑微討好，媚色勾引，又拿出萬般溫柔來陪伴，處處謹小慎微。

他卻像是又冷又硬的石頭，怎樣都捂不熱，更別說對她心軟動情。如同那個費盡心思繡成的香囊，他別說接受珍惜，連看一眼都不肯。

如今，他帶著顧柔回京了，往後哪裡還會有她的立足之地？

沈蔻凍僵般慢慢走在風雪中，回過神時，人已站在戚家後院冰封的湖畔。

雪仍無聲紛揚，風不知是何時停的，萬籟俱寂的冬日裡，她聽見遠處僕人們熱鬧跪迎的聲音，隔得那麼遠，都能聽出裡頭的恭敬與熱情。

她回過頭，看到雪中有人遠遠走來，江徹身姿矯健，鐵甲威冷，旁邊還有一道身披錦繡的窈窕身影亦步亦趨跟著，應該就是獲罪落難的興國公府千金顧柔。

那是所有人眼中的郎才女貌，姻緣天定。

沈蔻的眼睛似被刺痛，心底漫起無邊絕望，一時間只覺心灰意冷，生無可戀，不假思索地往前跑了幾步，猛地躍入冰水相混的湖中。

深冬的湖水寒冷徹骨，水面浮有碎冰，因湖面突生的激蕩而輕撞微響，但沈蔻已經聽不到了，透骨寒涼的水漫過頭頂時，渾身感官似乎都被凍得麻木，耳畔只剩湖裡咕嚕嚕的水聲，將天地間的一切迅速推遠。

僵冷而麻木的軀體緩緩下沉，靈臺卻似雲開霧散，慢慢覺得清明，混沌漸開之際，她彷彿走馬燈般看到了許多事。

關於她、關於江徹、關於顧柔……沈蔻這才明白，這輩子所經歷的一切原來都只是本書，而書裡的主人公是顧柔。

顧柔出身世家，貌美溫雅，是名滿京城的第一美人，男人趨之若鶩的人間絕色。興國公府蒙冤獲罪，她隨同家人流放至邊境，吃盡苦頭變得心狠手辣。

被穆王帶回京城後，為報誣陷之仇，顧柔利用穆王的深情掃清障礙，忍辱負重嫁給仇人彭王，以身為餌，令其妻離子散，最終報仇雪恨。

穆王天縱奇才，手腕強硬殺伐決斷，文武兼修又鋒芒暗斂。他對顧柔情根深種，始終視如皎潔月光，即便她另嫁他人也不改情意，在彭王家破人亡後娶了顧柔為妻，登基稱帝。

至於沈蔻自己，就是個心機女配，仗著容貌與對方尚似，心甘情願扮演替身，又是裝病博取同情，又是勾引自失身分，不但寫情詩還送香囊，變著法兒地對穆王死纏爛打，只為謀求王妃之位。

當然，最後都是自取其辱。

而她存在的意義，不過是用失敗的橫刀奪愛來襯托穆王的專情，也用她這替身在京城所享受的優渥來反襯顧柔於邊境的苦楚遭遇。就連她的死都是對方隨手為之，用來展現主人公掃清障礙的決心和手腕，顧柔之後將會算盡人心，大殺四方。唯一奇怪的是，自己死之前的情節都極為流暢鮮活，但從她死後，故事就變得斷續凌亂，許多事也都只有畫面一晃而過，彷彿只是靈光一閃印成了剪影，讓她知道那是既定的結局，卻不知道中間的種種情節。

不過這些都與她無關了，沈蔻靈臺清明，再回想從前種種，只覺卑微可笑至極……

她笑了起來，胸腔卻彷彿被水灌滿，令她忍不住猛烈咳嗽，甚至噙出了一口水。

耳畔忽然傳來丫鬟驚喜的聲音——

「醒了，這位姑娘醒了！」

頗為清晰的話語，跟大雪冰湖裡的水聲迥異。

沈蔻心中詫異，艱難地睜開眼，模模糊糊看到旁邊圍了好幾個人，她又咳了兩聲，這下噙出更多的水。

旁邊小丫鬟忙著拿錦帕擦拭，有位衣著華貴的婦人俯身湊近，笑道：「菩薩保佑，她倒是真的醒過來了。母親妳再瞧瞧，這模樣長得當真像柔兒，只不知是什麼來路？」

婦人說著話側身讓開，請髮髻半白的老夫人坐到床畔。

沈蔻終於看清了周遭的情形，很熟悉的陳設，應是戚家在京郊別院的一處屋子，

懸著錦繡簾帳，熏了淡淡甜香。方才說話的那位婦人是季氏，此刻坐到床畔，正握住自己手仔細打量的是戚老夫人。

這一幕似曾相識，沈蔻遲滯的目光緩緩梭巡，聽著戚老夫人的言辭，漸漸回想起來。

兩年前顧柔闔家被流放出京，她看到押送的囚車，因著自身與顧柔容貌尚似，加之迫於生計想找靠山，便暗裡窺探戚家的動向，趁著戚家婆媳遊湖時故意落水，製造被戚家人救起的機會。

也是在這裡她認了季氏做義母，藉著這張與顧柔相似的臉接近穆王，做出後來成堆的荒唐事……

沈蔻闔上眼睛，有些腦袋疼。那個時候，她大概是被下降頭了吧？

且不說做替身有多荒唐，所謂的靠山有多靠不住，那些獻媚博寵的行徑有多卑微，試圖藉幾分相似的眉眼謀求王妃之位有多癡心妄想，就江徹那種冷漠陰鷙、翻臉無情，怎麼樣都悟不熱的性子究竟有什麼好，值得她那樣留戀取悅？

也許她曾為江徹的姿容氣度動心過，但那點亂撞的小鹿早就在她一次次的淡漠中撞死了，哪至於到媚態勾引的地步？

那樣的卑微，連自己都覺得心疼，若是能夠重來，她絕不會再作踐自身。

至於眼前這情形，沈蔻雖不知她為何會在死後忽然回到兩年前，卻清晰地知道，自己這回是半點兒都不想再跟江徹有瓜葛了。

她蜷縮在榻上，努力將胸腔裡嗆進去的水盡數吐出，待身體恢復了力氣，便起身道謝救命之恩。

季氏婆媳自是慈愛含笑，滿面善意，詢問她的出身來路，所有的話語幾乎與前世無異，直到戚老夫人與季氏頻頻暗遞眼神，說出了前世徹底改變她命運的那番話——

「沈姑娘和咱們相遇，著實是老天爺安排的緣分。妳這般姿容品貌實在討人喜歡，我有個外孫女比妳虛長兩歲，已是許久沒有見過，不如妳就認她做個義女，往後沈姑娘便住在咱們府裡陪我說話解悶吧。」戚老夫人說時笑指季氏。

季氏亦頷首道：「我膝下就養著兩個兒子，總羨慕人家的女兒體貼，沈姑娘若願意，我定會拿妳當親生女兒來疼。」

旁邊僕婦丫鬟聽見，皆是面露豔羨。

須知戚家男兒的官職雖不高，戚老夫人卻是福安縣主之女，身上有皇家的血脈。哪怕府裡漸漸沒落，逢年過節也能到宮宴上遠遠露個面，身分自然非比尋常。有她這層關係，沈蔻即便比不上那些鐘鼎高門的千金，到了宴席場合也要比尋常官宦之女體面些，這些內情沈蔻自然清楚。

更何況前世相處了兩年，她也慢慢瞧了出來，其實戚家男兒資質頗為平庸，戚老夫人怕門庭沒落，急於藉姻親尋個出路，所以在顧家獲罪流放後收了這替身，頗熱心地給她和穆王牽線，就是想透過她出身不高、無依無靠之便，將戚家和穆王府綁在一處。

否則以戚老夫人的閱歷，哪會瞧不出她那點故意落水的幼稚把戲？

當時的她原就有所圖謀，聽了這話自是順水推舟欣然應下，可此刻的自己卻無比清醒。

滿屋安靜，她望著季氏婆媳頗為殷切的眼神，萬般舊事在腦海裡呼嘯而過，思索片刻後輕輕搖了搖頭。

沈蔻走出別院的時候，春光正濃，暖融融的陽光鋪滿迴廊庭院，甬道旁兩株桃花灼灼盛開，有燕子雙飛，踩著柳絲兒斜入屋簷。

風輕輕拂過，像是薄紗掠過面頰，溫柔而和暖，比起記憶裡充斥的紛揚冬雪，寒冷冰湖，這樣的感覺實在是久違了。沈蔻仰著臉，唇角挑起淺笑。

旁邊的孫婆婆瞧見，也跟著笑了起來。「姑娘這一笑，眉眼當真漂亮極了！別怪老婆子多嘴，方才那件事姑娘實在該再想想。咱們老夫人向來寬厚慈愛，難得跟姑娘投緣便想著留在身邊做個伴。姑娘若是答應，往後好事兒還多著呢。」

她徐徐說著，狀若無意地輕理錦緞衣袖，露出腕間一只成色極好的玉鐲。

沈蔻抿唇，豈會不知對方的意思。這孫婆婆為季氏的陪嫁，季家是崇尚君子固窮的書香門第，家境並不寬裕，給不出多少嫁妝。她能以僕婦的身分穿戴得這麼體面，自是沾了戚夫人的光，若自己成為義女，得到的只會更多。

戚夫人特地吩咐孫婆婆送她出府，七彎八繞地在別院裡轉了半天，還有意無意提起福安縣主和興國公府，顯然是想藉此展露富貴好叫她心動，也算是煞費苦心了。

她情知這件事都是因她故意落水而起，索性說得更明白些，「多謝婆婆指點。今日承蒙搭救，沈蔻極為感激，老夫人對顧家姑娘的拳拳思念之情更是令人動容。往後老夫人若思念心切，我多過來陪伴就是，至於旁的就不必了。那邊的槐樹底下應該就是門口吧？」

「啊——就是。」孫婆婆明顯愣了下。

沈蔻遂含笑駐足。「有勞婆婆相送，大老遠的麻煩婆婆走這一趟著實過意不去，婆婆就此留步吧，告辭。」

說罷，屈膝為禮，孑然而去，徒留孫婆婆站在那裡，神情無比錯愕。

放著現成的高枝兒不攀，這姑娘的腦子怕是被水泡傻了吧？且不說沈家如今就只有母女倆相依為命，無依無靠如同飄蓬，看沈蔻那身打扮便知生活頗為困窘，衣裳都是半舊的成色，顯然生計艱難。

推卻了老夫人的善意，她難道打算母女倆一道喝西北風去？

「再這麼下去，恐怕真得喝西北風。」柳蔭小院裡，沈蔻愁眉喃喃。

屋門敞開，舊而結實的榆木桌擦得乾乾淨淨，上頭擺著兩副耳墜，一只鐲子，一枚別致的點金簪，外加她自幼佩戴的長命金鎖，這便是母女倆全部的家當了。若不想個出路，僅憑母親做繡品換來的銀錢，遲早要落到變賣屋舍的地步，更何況沈蔻不忍母親太過勞累。

她默默咬了咬唇，嗅到門外傳來的一股香味，趕緊將愁容收起。轉過頭，就見母親鐘氏徐徐走來，手裡捧著一碗雞湯米粉。

沈蔻一眼就瞧見上頭鋪開的脆筍，襯著清紅的湯汁兒和切碎的酸菜小蔥，光是外觀就極對胃口。更別說雞湯濃郁，香噴噴的味道早就竄進鼻端，憑母親的手藝，那米粉自然也是極柔韌爽滑的。

沈蔻笑逐顏開，趕緊上前接過。

鐘氏看她一臉饞相，笑意漫上眉梢，溫柔的眼底若有亮光，直到瞧見桌上那幾樣首飾，笑意才微微凝住。

她詫異地瞥了眼女兒，將東西小心收起。「不能再典當了，這長命鎖是妳祖母給的，簪子是妳父親準備的及笄禮物，鐲子耳墜更是妳祖母的遺物。若是都當了，等妳父親回來我該如何交代？蔻兒，日子雖艱難卻還過得下去，我多繡幾件繡品就是，只要熬過這五年，等妳父親回來就會好起來的。」

言語溫柔，一如往常，沈蔻聽在耳中卻偷偷紅了眼眶。

多繡幾件說起來容易，可那一針一線都是要費心血的，母親的手已經操勞成什麼樣子了，家裡出事之前母親何曾吃過這樣的苦？

鐘氏也算江南的小富之家出身，嫁給寒門出身的沈有望，全然出自一腔深情。好在沈有望極有志氣，從秀才一路考到金榜題名，出仕後也行事勤懇，做到了京畿萬安縣的縣令，官聲很是不錯。

直到兩月前，沈有望突然因怠忽職守和貪墨之罪遭到發配，沈蔻當時就懵了。父親是何秉性，母女倆是最清楚的——出身寒門的學子，寒窗苦讀心懷壯志，想的都是為百姓謀福祉，從未貪過榮華富貴。這些年他恪盡職守，家裡靠俸祿和鐘氏的嫁妝度日，一家子雖不算富足卻也過得和樂，何曾貪過半分銀錢？

鐘氏死都不信夫君會貪墨，花了不少銀錢才得以入獄探視，誓要洗清冤屈，誰知探獄回來後卻忽然偃旗息鼓。

沈蔻追問其中緣故，鐘氏死活不肯吐露，只說沈有望千叮萬囑，讓母女倆切勿糾纏此案，只管護好自身。待五年後他刑滿回京，一家團聚便可回江南安生度日。也要沈蔻牢牢記著，沈家絕非貪利忘義之輩，切勿因父親獲罪而生自卑之心。變故之後萬安縣是住不得了，沈有望叮囑鐘氏搬到京兆府衙附近，有衙門裡的熟人照看也免他牽掛。

之後鐘氏賣了萬安縣的家產，換來的銀錢半數拿來打點，設法送到沈有望手裡，免得他在外受苦，其餘的都拿來買了如今這院子。

京城裡寸土寸金，這院子耗盡了母女倆的積蓄，就連首飾也都典當殆盡。

生計所迫，鐘氏咬了咬牙，接些繡品的活計來貼補家用。她原就出自江南，閨中時學了手極好的針線，這些年沈蔻父女的貼身之物皆出自她手，繡工不比外頭的繡娘差。只是這活兒實在精細，繡多了傷眼睛不說，就連那雙握筆的纖纖玉手都磨出了繭子。

沈蔻瞧在眼裡豈不心疼？前世那些荒唐卑微的事，不論她是為生計所迫貪慕虛榮，或是真的傾慕江徽情竇初開，甚至是被戚家慫恿鬼迷心竅，都已成了過往。如今

她神識清明，半點都不想摻和穆王跟戚家的事，更沒打算再去爭那所謂的王妃之位。

那東西儘管由別人去爭，打得頭破血流都行，她只想隨遇而安，過好自己的小日子……但目下這情形，總得想法子維持生計，她已及笄，該擔當些事情了。

沈蔻吃著香濃的米粉，慢慢兒琢磨出路，等一碗香滑的米粉落入腹中，終於有了主意。

皇宮往西有條珠市街，是京城最熱鬧的所在。長街的腰眼處是座戲樓，上下三層的樓閣修得氣派巍峨雕梁畫棟，矗立在街旁引得無數公子哥競相出入——

時下不許官員府中豢養戲班，最多在逢年過節時請戲班到府裡唱上幾日，其餘時候都是到戲樓消磨閒暇。時日久長，戲樓的生意便格外紅火，幾個有名的戲班更是一票難求，眼前這座戲樓便是京城最負盛名的，裡頭常駐的戲班叫芙蓉班，排演的南戲無不精妙，幾乎場場滿座。

這會兒新排演的戲目才唱完，座中的公子哥兒們喝彩聲不斷，豪擲千金打賞之餘，紛紛要極受追捧的伶人重回場中。

班主曾儉瞧在眼裡只覺歡喜，他暗自鬆了口氣，將戲樓的事交給副手，正想著從後門出去，到侯府的東家那裡稟報今日新戲的反響，忽見珠簾微動，有一小廝探頭探腦。

見他還在，小廝徑直趕到身邊，躬身拱手道：「班主，外頭有位小公子求見，說是有新寫的戲本要跟你商談。」

「新戲本？又是哪位才俊？」

「這位瞧著眼生得很，以前從未來過，看那身形嘛……」小廝湊近耳邊，低聲道：

「倒像是個姑娘。」

女扮男裝？曾儉有些詫異。

京中女眷如雲，酷嗜看戲且時常請戲班過府排演的他見過不少，戲樓裡設有女眷專用的雅間，與男客分門出入，尋常也多是坐滿的。但閨中女兒自己寫戲本，甚至找到跟前來的，他還從沒見過，這倒是難得！

曾儉不由坐回椅中，抬了抬下巴，「請她進來。」

須臾，小廝將人引入屋中，極尋常的書生打扮，青衫冠帽，身量修長，看身影是個頗為清雅的少年郎。但當對方扯下擋住半邊臉的衣領抬起頭時，曾儉便知道，小廝這雙眼果真沒瞧錯。

眼前這人眉眼極為清秀昳麗，哪怕束髮戴冠也難掩婉媚靈動之氣，唇上即便有意塗得淡些也覺秀巧玲瓏，更別說雙頰白膩剔透，肌膚宛若凝脂。

這般姿容與名動京城的第一美人不相上下，裝扮成少年郎的模樣更是別具風姿。曾儉呆呆看了會兒才覺出失禮，忙輕咳了聲，起身相讓道：「聽說公子手上有新寫的戲本？」

「是啊，已寫好了開頭，特請班主過目。」

沈蔻竭力壓低聲音，忐忑地遞上寫了十來日的手稿——這就是她想出的謀生之道。

時下女子雖沒被困在閨中，但想賺些銀錢維持生計也並不容易，尤其是像她這種沒落的官家姑娘，因著年歲不大還不夠被人請去做女先生，便是做帳房也沒人敢收，且她這張臉生得招搖，時常拋頭露面著實有太多不便，倒是寫戲本這事頗合她興趣。

沈蔻自幼讀書，常因辭藻清麗得長輩誇讚，收藏翻閱的野史雜記不少，閒暇時也曾天馬行空地寫過一些。只是閨中女子偷瞧話本畢竟為長輩所不容，更別說動手寫了，她那會兒年紀小更不敢叫人知道，最後都是寫完了偷偷燒掉。

鐘氏出自江南，看著南戲長大，裡頭種種門道都曾詳細說予沈蔻，她原就對此極有興趣，經歷生死之後心性已非從前的天真少女，如今想寫戲本倒可勉力一試，只不知能否入班主的眼。

沈蔻捧著熱騰騰的茶水，屏氣等待。

曾儉倒是沒小覷，見她辭藻極佳，戲本寫得有模有樣，逐頁認真翻閱，偶爾還會抬頭瞧一眼沈蔻，似頗驚異。

屋裡陷入安靜，唯有外頭喝彩陣陣，好半晌後曾儉才闔上箋紙，「這戲本公子還沒寫完？」

「雖未寫完，但後頭的脈絡都想好了，班主可願瞧瞧？」沈蔻見他神情中似有讚許，覺得這事兒有了幾分盼頭，趕緊將另一份謄抄好的手稿掏出來遞給他。

曾儉似覺詫異卻也沒多說，只接過細看。

等通篇翻完，他打量了沈蔻好幾眼，才將手稿遞回，「這戲本若能寫完，公子如何要價？」

「五十兩。」沈蔻早就想好了，報出去後覺得過於獅子大開口，她又低聲補充道：「其實我也不太知道行情，班主覺得多少合適，還可商議的。」

哪怕給個十兩都夠她母女倆用好久！報那麼高的價，不過是知道芙蓉班闊綽方便商議而已，沈蔻暗暗心虛。

曾儉卻忍不住笑了起來，這戲本雖還有些稚嫩，但若好生打磨了排演出來，所值何止五十兩？那還不及貴公子們隨手扔出的賞錢，不過選戲本這事他卻做不了主。他稍斂神色，微肅道：「此事須由東家定奪，公子可否留手稿在此，過幾日再來一趟？」見沈蔻沒拒絕，便從屜中摸了十兩銀錠放在桌上，「這點算是訂金。即便咱們戲班排演不了，這樣好的戲本我也定會舉薦給別家，公子放心就是。」

極俐落的態度反讓沈蔻有些錯愕，這就給她十兩了？這麼闊綽的嗎？

她遲疑了下，見對方不是玩笑，趕緊歡喜地將那銀錠收起，「那我兩日後再來。」

說罷，一本正經地作揖告辭。

端著正經的姿態出了戲樓外的小巷，沈蔻摸著懷裡揣著的十兩銀子越想越開心，歡喜雀躍之下終是忍不住蹦蹦跳跳起來。

這些銀錢非但足夠三四個月的用度，還能有富餘贖幾樣東西回來。

她最發愁的事終於解決了！



數條街巷之外的穆王府，江徹此刻卻是眉頭緊鎖。

戎馬出身的男人久經沙場歷練自有威冷氣度，容貌俊偉，眉目英挺，卻因眼底極淡的烏青而添了幾分憔悴，頎長的身姿站在書架陰影裡，薄唇緊抿時越發顯得陰沉。

他已經好些天沒睡好覺了，都是被噩夢給鬧的。

他的母親阮昭儀並非受寵之人，只是運氣好被皇帝召幸一回便有了身孕，且誕下的是個皇子，自此有了依靠。

但也僅此而已，比起中宮皇后與東宮太子、深受帝王寵信的曲貴妃與彭王，江徹母子倆在宮中並不起眼，更沒有母家權勢可以依傍。若非當時太后慈愛心細，對皇家血脈極為愛護，江徹都未必能安然長大。

可饒是如此，他們母子也沒少吃暗虧。

大抵是在後宮嘗夠委屈暗箭的緣故，江徹幼時性子孤傲要強，讀書之外於弓馬騎射上格外用功，暗暗存了習武自強的心思。後來他從軍出征，殺伐決斷，數年來踏血而行，踩著屍山血海走過來，更是養得性情冷厲，行事陰鷲淡漠。

見識過最險惡的人心，經歷過最慘烈的廝殺，世間還有什麼值得畏懼？

種種夢境於江徹都是稀鬆平常，然而最近他確實噩夢連連。夢裡不是戰場上的刀山血海，烈焰枯骨，不是宮廷裡的陰謀算計，朝夕難保，而是風雪怒號的血色暗夜，如幽冥界般的無底深淵，種種反覆出現的幻象將他困住，不住的折墜沉淪，難以掙脫，彷彿永無盡頭。

他數次掙扎醒來皆是冷汗淋漓，這對江徹而言是二十年來從未有過的事。

一閉眼就將他拽入無底深淵的疲累夢境令他難以安眠，時常在驚醒後披衣坐到天明，如此熬了數夜，江徹的身體終是有些吃不消，就算不至於影響日常起居和王府事務，眼底還是浮出一圈淡淡的青色，神情也憔悴起來，不復往日的精神奕奕。此刻門窗緊閉，屋中書架矗立，他將挑出的卷宗逐頁翻完又依次放入暗盒，眉頭皺得更緊，「還是沒問出頭緒？」

「屬下用盡手段審問，他確實不知情。」楊固站在暗處，拱手回稟。

江徹的神情越發陰寒，稍加思索，抬步往外走，「隨我去澄園。」

楊固是江徹的隨身護衛，這些年出生入死時刻相隨在側，甚少看到主子這般憔悴。若是在沙場上便罷了，整夜行軍突襲拚殺，連著數日得不到歇息是常有的事，比這更狼狽憔悴的時候也有。但如今是在京城，目下除了顧家的案子外並無旁的大事，王爺能熬成這憔悴樣實在罕見。

楊固心中擔憂，不禁有些欲言又止。

江徹看出來了，轉頭問：「有事？」

「王爺近來氣色欠佳，不如先抽空歇歇，改日再去？」楊固遲疑著建議。

江徹擺了擺手，轉頭大步出府。

澄園是戚家的住所，江徹主僕倆騎馬出府，因著街上人多，兩炷香的功夫才到達。戚家管事見了，一面派人飛奔進去通稟，一面恭恭敬敬地在前頭引路，請江徹主

僕往廳裡走。

春光未老，柳絲細裁，才繞過浮雕松鶴的影壁，江徹的腳步忽然頓住，目光死死盯向了遊廊拐角——那裡有僕婦引著位妙齡少女正徐徐往外走。

隔著百餘步的距離，江徹看不到少女的正臉，卻覺那身影似曾相識，甚至隱隱覺得萬分熟悉，他的喉嚨間無端騰起股躁意，目光一動不動，沉聲問道：「那是誰？」

「那是沈姑娘，老夫人請來的客人。」管事恭敬回稟。

江徹腦海裡卻嗡的一聲——沈蔻？

毫無徵兆的，一個陌生名字闖入腦海，令他一時間忘了收回目光。

遊廊之上，沈蔻的眉心跟著跳了跳。

那日從戚家別院告辭後，她一直在家中閉門疾書，連巷口都沒出去過，誰知今日去當舖，路上竟碰巧遇見帶人上街採買時新衣料的孫婆婆。兩廂撞見，沈蔻來不及迴避便被孫婆婆逮著了，說那日分別後戚老夫人甚是想念，請沈蔻隨她同往澄園陪老夫人坐坐。

沈蔻既承「救命之恩」，哪好轉臉就拒絕，少不得應了隨孫婆婆過來。

閒談之間，戚老夫人舊事重提，沈蔻自是婉拒，陪著說了半天的話才尋機告辭。

繁蔭花木間遊廊曲折，離府門只剩百步之遙，她卻忽然覺得有人在注視自己，她側頭抬目，一眼就看到了影壁旁矗立的男人。

英姿昂藏，氣度端貴，即使隔得頗遠，那眉眼都無比清晰，令她印象深刻——是江徹！

猝不及防的偶遇令沈蔻如遭雷擊，前世的卑微追逐和臨死時的漫天風雪霎時浮現，她下意識轉頭避過他的目光，按捺著迅疾如鼓的心跳，向孫婆婆道：「方才來時瞧見北邊還有個角門，離我想去的地方近些，不如咱們從那邊走吧？免得繞路。」孫婆婆略微遲疑，「那邊倒是有個角門，只不過尋常都是下人們在走，怕是會委屈了姑娘。」

「這有什麼委屈的，門不就是給人走的嗎，自是要選近的那條。」沈蔻勉強含笑說著，不等孫婆婆拒絕就掉頭往角門走去。

很快，兩道身影迅速走遠，只剩江徹愣愣的站在那裡，目光追隨著那道嫵娜背影，腦海裡有個畫面迅速閃過。

似乎是在澄園的花廳，他應戚老夫人之邀過來，有個少女笑意明媚，腰肢細軟，朝他盈盈行禮，拿極軟的聲音喚了聲「王爺」。

清晰而真切，彷彿就在沒多久之前，連她的眉眼都是清晰的。

可近來他並未踏足澄園。是自己記錯了嗎？

江徹皺眉，直覺那之後還發生了什麼，遂揪住那畫面追溯欲分辨真假。也不知是不是近來被噩夢折磨得難以入眠，以至精神不濟的緣故，他但凡稍微往深了想，腦袋就隱隱作痛，似被什麼拉扯著，痛感從腦海蔓延到心頭，如有鈍刀在割。

他握拳強忍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腦海裡雲遮霧繞，他似乎看到了更多的畫面——是戚老夫人在嫵嫵茶煙裡含笑引見，說這姑娘因不慎落水，湊巧被她和季氏救起就留在了身邊收為義女。而少女站在早春二月的桃花旁，含羞帶怯地說她名叫沈

翹，久慕他的大名，甚是敬仰欽佩……

回想的越多，腦袋就越疼，彷彿快要裂開似的。

江徹渾身冒出冷汗，臉色亦迅速變得蒼白，疼痛引起的暈眩陣陣襲來，他原就歇息不好精神頗差，如今強行回憶劇痛襲擊，終是沒撐住，身體晃了晃後一頭栽倒，竟暈了過去。

CRESCENT